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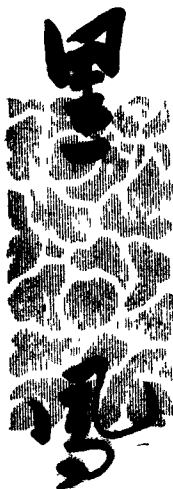
里風

三
汶
石



16133

822
1031



三 汝 石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1993年 上海

黑 鳳

王汶石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1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1印张 2插页 228千字

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40,001—100,000 定价(6)1.10元

第一章

一九五八年秋天，一个风歇雨收的夜晚，云綻天开，初升的月亮明淨如洗。丁王庄西头，一株老槐树附近的关帝庙台上，两个肝火旺盛的老汉，在猛烈拌嘴。看他們，新名詞乱滾，大帽子乱飞，唇枪舌剑，一来一往，誰也不讓誰。

这两个老汉，是丁王庄有名的两个老积极，平素都以办事稳当出名。他俩年紀都在五十上下，一个是保管主任三福老爹，一个是供应兼鋼鐵运输組长換朝大叔。他二人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交情好的不得了，可又誰也不能瞧見誰，一瞧見就要抬杠，抬起来就沒完沒了，何况，現在他二人在队里各有各的职責。換朝大叔在公社鋼鐵战綫上，他今天回村来，給炼鉄場調运土高爐引火用的劈柴；三福老爹是队上保管，背地里却有分管农业的副队长丁世昌撑腰。三福老爹年岁稍长，瘦骨嶙峋，怀抱一把木楸，站在庙台上，活像一根栽在庙門口的鉄旗杆。換朝大叔矮壮結实，怀抱一根长长的鞭杆，隔一条車路，蹲在道旁，恰似一头雕工粗糙的石獅子；在他身后的大树下，停一輛皮靴轆車，三头騾子卸了套，围着一个大油桶改作的行槽，露出一副饞相，抓紧时间搶草爭料吃。

这一晚，全村男女，一喝罢湯，又都捞起家伙干活去了。村东、村西、村南、村北，灯光火影，鑼鼓喧天，鉄器磕碰，歌声飞揚，大伙全趁晴天忙着突击秋收，秋播，秋翻地，誰也騰不出闲工夫到庙台上來，两个老汉的爭执也就一陣儿高一陣儿低，沒法儿煞攔了。

“嗯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能！”

“你能！”

“看看你那模样！”

“你那模样儿好嘛！”

“誰不知道你三福，从小就叫‘十三能’！”

“誰不知你換朝，越老越是个‘能三县’！”

“你身为保管主任，为啥不把劈柴早預备好？”

“木料就堆在你身子背后，要多少，装多少，短少一两一錢，我負責添够！”

“凭啥，你不找人劈好，給我装好車？”

“凭啥要我劈柴？”三福振振有詞地說：“該給你拨的劳力，队上早都給你拨了。”

“我那一組人，早都进山了。”

“这儿有活就該調回来。”

“可来回要空跑多少路哩！”換朝說：“你弄几个人來，帮忙破破柴，装装车有啥要紧？”

“那得看这儿方便不方便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嗯？”

換朝大叔握着一杆旱烟袋，在鞋底上敲得卜卜卜山响。三福老爹噙着一管烟袋，扑嗤嗤吸着烟，听见換朝用空烟鍋敲鞋帮，他便歪着脑袋，瞄了換朝一眼，一扬手把个鼓囊囊的烟荷包丢过来。換朝大叔一抬手，当空逮住荷包，装饱了烟鍋，走到庙台边去，和三福老爹对了火，又返回老地方蹲下来，狠狠吸了几口，声音响亮地啐了一口痰，口气强硬地忿忿然說道：

“哼！别看你是‘十三能’，‘十四能’也不行！看你这一回能得过去？……你把事由弄清白，这是鋼鉄，你当啥哩？”

“我清白得很！”

“我只要你一句話。你，給鋼鉄讓路不讓路？”

“我？我是破車不挡路！”

“我还当你敢挡路哩！”換朝大叔得意地說：“既然不敢挡路，你就馬上調动勞力劈柴！”

“勞力都在突击收秋！”三福老爹說：“哪儿还有人？泥捏的人儿，还得等晒干了才行呢。”

換朝道：“我不管你泥捏也好，面捏也好，反正，三千斤劈柴，非在上午十点以前到炼鉄場不可！”

“我已經把柴拨給你了，十点八点，这是你的事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嗯？”

.....

两个老汉，隔着車道，月光下，面对面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搜腸刮肚找理由，都想压服对方。他們各有各的任务，又各有各的限期，爭执半晌，依旧誰也不肯讓誰。

忽然間，村东头传来一陣說話声和清亮悅耳的笑声，笑声过后，宁靜的村巷，又輕輕传来一个女孩子无忧无虑的歌唱，歌声越来越近，唱歌的人向这边走来了。

两个老汉不約而同地向东望去，說来奇怪，这两个老山羊似的倔老汉，仿佛都有些惧怕那个女娃似的，神情都有点紧张和不安。

“黑凤来了。”三福老爹首先不安地說：“等着吧，有你好看的！”

“我不怕。”換朝大叔同样不安地說：“看鍋墨抹到誰的脸上吧！”

三福老爹磕掉烟灰，把烟袋掖在腰带上，掂起木楸，走下庙台。

“你咋？”

“我忙得很，不能陪着你胡纏。”

“你先莫忙！”換朝大叔也磕去烟灰，把烟袋倒插在衣領內，一边走向牲口槽去添草，一边喊道：“你这老保守不能走，咱俩的事还没个結果呢！”

“我不能陪着你这老右傾，在这儿閑磕牙！”

这时，那飘然而来的名叫丁黑凤的閨女，也許发现这儿有人，早已停止了歌唱，出現在老槐树下边的大路上。

“啊哈！到哪儿捉懶汉去呀？这儿現現成成就有一对儿。……全队都在干劲冲天的干活，你們却窝在这儿享清閑哪！……你們是誰？”

三福老爹輕輕移动脚步，正想抽身走开。

“那是誰？別想逃掉！”黑凤說：“你就是逃到天边地尽头，我

也会把你查出来！”說着，她快步向前，湊近去一看，高兴地喊道：“啊，三福老爹，是你呀！东风起来好半天了，多好的风呀，大伙等你去扬谷呢，你却躲在这儿，……怎么？在这儿看守庙門嗎？”

三福老爹不滿地瞄了黑凤一眼，忿忿地辯道：“那老家伙挡住我，我走不了啊！”

“那是誰？”黑凤边問边走过去，“啊，換朝大叔，你回来了！……怎么不說一声？队上正等着用牲口哩，你怎么不抽空儿給队上帮帮忙啊？”

“我有万万火急任务。”換朝大叔瓮声瓮气地說：“鋼鉄指揮派我，拉三千斤劈柴，可是你三福伯，这老家伙……”

两个老汉又猛烈地爭执起来。青年突击队队长兼大队的檢查員丁黑凤靜靜地听着。她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，年紀不过二十岁，阴影里，只見她，聚精会神，一对轆轤轆轤轉动着的眼睛，閃着幽幽的光泽。她思想敏捷而又浮躁，不等两位老者嚕嗦完毕，就把事由全部弄明白了，嘻笑着作出了判断：

“你們俩，一对儿，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，全都是‘保’字号的。既沒干劲，又沒协作精神，放下工作不干，却在这儿磨嘴皮子。請問，有这等闲工夫，不会一人一把斧头，突击劈柴？……你們等着，不要走！”姑娘說罢，一轉身揚长走了。

两个老汉抬起眼皮，望着黑凤的背影，歪一歪倔强的脑袋，面面相覷，交換着对那姑娘不滿的目光，可是，誰也沒走开。过了一陣儿，又互相抱怨起来。

“我一开头就說，不如咱俩动手干，你不贊成。”三福老爹說：“看咋着？”

“你啥时說过这話！”換朝大叔說：“你早这么說，早把事办

了。……凭我这把力气，我一个顶你两个干哩！”

“这阵儿，倒吹起你那力气啦。”三福老爹反驳道：“先前，你一口咬定咱俩老汉不顶用，箍住要我找队长另派劳力。”

“我说的是多派几个人，为赶时间。”

“你说的是另派！”

“那个驴说另派来！”

“对了，那个驴才说另派！”

“多派！”

“另派！”……

月影里传来一阵轻捷的脚步声。

“这两个碰倒墙的老伯又抵上了。”这是黑凤的声音。

“把他俩的大名登到墙报上去，看他们还抵不！”说这话的是另一个青年妇女。

两个老汉又互相盯了一眼，那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咱俩都得小心！”

黑凤怀抱几把长柄破柴斧走过来，在月光里眯眯笑着，同来的一个年轻女人，怀抱两把老镢，她名叫春兰，是嫁到丁王庄不满半年的新媳妇。她的性格和黑凤很接近，结婚的第二天，就跟着突击队下地干活，当时就成了黑凤的好朋友。最近两天，她的婆婆病了，队长丁世昌要春兰留在家侍候老人，她刚才给婆婆喝了药，服侍婆婆睡下，出门来，看看有什么活可干，恰巧遇见黑凤到处找斧头，问明情由，便跟着黑凤到这儿来了。

“吵啊！怎么停下了？”黑凤对两个老汉笑道：“满村人，都忙得连话都不想说，你俩闲顶楞的精神这么大，怕是歇过头了吧？……好好坦白，你们躲在啥地方睡大头觉来，睡了几天？”

換朝大叔急忙分辯道：“啊哈，好我的凤娃子呢，你這話，可把你老叔屈死了。老叔這幾天，天天要往鋼鉄上去，你沒到鋼鉄上去，不知那兒的火色。”他指着三福老爹說：“怎能像這老雜毛，躲在後方，哪兒也不去，這麼價自在。”

三福老爹怒冲冲地駁道：“你看上我這差事好，咱倆換！”

“換就換！”

“誰不換誰是‘啞吃哼’！”

春蘭一旁笑道：“大伯大叔，你倆老輩人在我們小輩面前，也不作個好樣子！”

黑凤道：“不要擋，讓他們吵去，吵到天明，地裡人都歇下了，召集個群眾會，跟他倆算賬！”

兩個老漢又不言語了。

換朝大叔見黑凤和春蘭抱來那麼多家具，心裡已經踏實了，用不着再和三福老漢糾纏，便討好地对黑凤說：“正經事還干不完哩，誰倒有閑工夫和這老雜毛閑拌牙！……凤娃子，你調來幾個人，該不是把你們突擊隊全撥到這兒來了？”

“來的人，全都在这兒了！”黑凤指着自己和春蘭說。

換朝大叔聽見這話，把眼瞪起，楞楞地眨巴着眼皮不說話。

三福老爹着急地說：“黑凤！隊里活那麼緊，你倆跑到這兒來，你們的任務怎樣完成哩！”

“不會加把勁，趕一趕？”黑凤說。

三福老爹道：“你可要留神，三秋工作這麼緊；氣象台的報告又說，這幾天天晴也只是個短時期，說不定一陣風，又是連陰雨。”

黑凤道：“咱緊，鋼鉄上也緊呀！無論如何，天亮以前要打发

三千斤劈柴上路，十点鐘送到，一分鐘也不能誤，……不能讓土高爐停下呀！”

“說得对，黑凤！”換朝大叔几乎欢呼起来：“你是个好样的，风格高！不要听这老杂毛的保守話！”

三福老爹忿忿地对換朝申斥道：“你这老滑头，不要想給年輕人戴上个二尺五，就想从中討便宜！……黑凤，你要来回想一想，……小心，不要讓咱們大家伙挨鏟！”

黑凤頂撞道：“天塌下来我頂着！”

春兰也插話道：“这几个鐘头誤的活儿，咱們再加把劲儿就补上了。”

“对嘛！”換朝大叔一旁叫好：“不愧是丁王庄的青年紅旗手！……这老杂毛一再說些松劲話，就該給他戴个双料保守帽子才公道！”

三福老爹不理換朝，气冲冲地对黑凤道：“既然天塌下来你頂，就好，这就好，总算把責任落实了。”

黑凤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無論有啥事，跑不了个黑——凤。”

三福老爹賭气地閉上了嘴，換朝大叔却在一旁乐坏了，一遍又一遍地夸奖黑凤，还說他回到鋼鐵上，一定要报告鋼鐵指揮部，給黑凤記一功。

黑凤打断他，說道：“且把功劳留給你吧，換朝叔！破柴的工作，你得支上一角。”

“我？……”

換朝瞪起两眼楞了半天，才說：“行！我沒問題。……不能再派几个人嗎？靠这两个老汉、姑娘、媳妇娃，到几时才破够三千斤？”

黑凤道：“全是些楊木、松木烂椽，好破得很。”

換朝道：“我看你俩抱来这么多家具，还当你叫来一个組的人哩！”

黑凤笑道：“咱先破着，等会儿，看能找到閑下的人，咱临时拉他个飞差！”

“好吧！”換朝无可奈何地說。

听到这儿，三福老爹扛起木楸轉身要走。黑凤攔道：“三福伯，你也留下，跟我們一起破柴吧！”

“我沒那工夫！”

“你有啥急事嗎？”

“我要去揚場。”

“已經另安排下人了。”

“你管你的突击队去吧，”三福老爹口气强硬，“你管不上我！……要我留在这儿呀，你得先向世昌說去。”

黑凤道：“我刚才給我二叔說了，他答应把你留下！”

“咋？拿我老汉搪塞哩！”

三福老爹撮着嘴。換朝大叔挤眉弄眼幸灾乐祸地，故意响响亮亮地咳嗽了好几声。

大車南边是一块空場。預备好的废木料就堆在空場上。黑凤抱着柴斧領先走过去。春兰紧跟着。三福老爹叹了口气，把木楸小心地放在庙台的墙犄角里，一边紧紧腰帶，一边走向木料堆，同时又粗声粗气地招呼換朝道：

“嗨！老滑头，快来啊，耍奸溜滑的是四条腿！”

“这一回，你总算沒能得过去！”換朝得胜似地說：“要是你敢，我跟你挑战哩！”

“你算啥东西？我应你的战！”

春兰喊道：“好啊，我给大伯大叔作见证！”

“行！”换朝慷慨地答应着。他拿起一只竹筛，从一个大荆条筛里倒了一筛子草，提起右脚跟，半弯着右腿当支架，把草筛干净，添满行槽，摸摸大青骡的脖项，拍拍黄骡子的脊梁，仿佛是说：“要抓紧时机大吃大喝一顿，我不奉陪了！”

四人都已到齐。黑凤笑着说：“大伯大叔！你们刚才挑战应战是真是假？”

“怎么会是假！”换朝说。

“算数？”

“当然算数！”三福老汉也不示弱。

黑凤又问：“换朝大叔，你刚才还说啥姑娘、媳妇娃，莫不是小瞧我们哪？”

“没那个意思！”换朝否认。

黑凤道：“不管你有没有那意思，我们俩也应你们的战，你看咋着？……春兰，你来不来？”

“那还要问！”春兰说：“但看两位老叔敢不敢？”

换朝道：“咋不敢！谁不敢谁是四条腿！”

黑凤笑道：“不管四条腿也罢，八条腿也罢，比输了的该咋着？”

“你说咋着就咋着！”

“我说？”黑凤想了想，想出个怪淘气的主意：“谁输了，找小学的老师，拿墨笔给谁的眼窝上画一副眼镜。”

“赞成！”春兰说。

换朝笑道：“如果是你俩里头哪个输了的话，不画眼镜，要画

个八字胡子，你們看咋着？”

“行！”黑凤笑着說。

两个老汉又都紧一紧腰带，問道：“家具怎么分配？”

黑凤道：“你們先挑，挑剩下，是我的！”

三福老爹的气还没消，他譏諷地頂撞說：“哼！你 就能得过余，两条胳膊不知有沒有四两劲呢！”

換朝大叔道：“这回，咱俩老汉联合起，非把胡子画到她鼻子底下不可！”

“我不和你联合！”三福老汉不友好地說。

黑凤笑道：“三福伯，你就联合起来試試看吧！”

四个人先后选好了工具，各自找好位置，望一望天空，此时，一輪明月正格外明亮，地面上的一切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

斧头、鋤头飞舞起来，閃着明月的光輝，木柴的碎裂声卡嚓嚓传布开去。斧声中，只听見換朝大叔小声对三福老爹說：“老家伙，这下該舒坦了吧？沒走脫我，也沒跑脫个你！黑凤这丫头，你咋不敢惹哩？”

“我才把这黄毛丫头沒在乎！”三福老汉意气洋洋地說：“我只听世昌的派遣。”

換朝机密地說道：“我看世昌也跟你一样。”

“咋跟我一样？”

“常常挨錘！”

“咋？”三福說。

換朝用眼睛指指黑凤說：“他这亲侄女就不饒他。”

三福老爹不由自主地向黑凤那边望去，月光下，他惊奇地看見黑凤那矮小的身影，拚着全部力气，掄着一把巨大而沉重的长

斧，飞快地向下砍着，铁光閃处，碎屑的木片，爆炸也似的向两边迸溅开来。

三福老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暗暗发出一声长叹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讓老天爷原諒这个惹人呕气而又干劲冲天，既不饒人又一刻也不为她自己打算的女孩子吧！

第二章

丁黑凤，是瓦匠丁老大的独养女儿。她虽然已经二十岁，可是她的生活经历，正像一般乡下姑娘一样简单，简直可以说没什么经历可言。不同的是，一般乡下姑娘，到了她这般年纪，对乡间社会生活的人情世故，早已十分精熟了；她们大部分都嫁了人家，甚至当母亲了；其中，有那些精明能干、善于应酬的，这般年纪就从公婆手里接管家事，千方百计地增加家庭收入的，也不算得稀奇；而黑凤在这些方面，比起她的同辈女子来，却要憨得多。近两年来，本村外村来说媒的人，简直要把她家的门台阶踩平，门槛踢断了；许多未婚的小伙子，不远不近地追着她的踪迹，不管有事无事，一有机会都想法跟她搭讪几句；女伴们也常悄悄问她把对象选好了没有。她始终只是一个回答：“没意思！”直到五个月以前，春兰介绍了一个小伙子跟她通讯，她才算有了个对象。这一次她没有反对春兰，一来，她和春兰很对劲，二来，有个对象，也省去许多不相干的人来麻烦她；第三，她和那个名叫薛佩印的小伙子，先后在一个学校里同过学，在她的印象里，那倒是个好小伙。因此上，她答应了春兰，愿意和那个小伙先通通讯，彼此了解了解再说。但是她的性格却不曾因为这件事而改变一

分一毫。她的所作所为，大半是依着自己的想法行事，往往不符合农村姑娘们应该遵循的常规。村里一般守旧的老婆婆们，抱怨瓦匠家老俩口把姑娘惯坏了，没规没矩。瓦匠老婆却有她的说法，最初她说这全怪她的瓦匠，后来又說該怪公家，怪共产党把她的女儿宠坏了，宠得女儿不通人情。

每一种说法，都占着一头理。

瓦匠丁老大，原是这个村最穷的一家。他从小跟有名的穷瓦匠秦师学手艺，秦师是建筑过县大堂的手艺高强而又终生贫困的匠人，他一辈子教出了多少著名的徒弟啊。丁老大在这些徒弟中是最平常、手艺最不行的一个，他的拿手好戏是盘锅头，人们讽刺地称他做“锅头老大”，据说他一辈子都没出师，他唯一的长处是为人忠厚老成，心慈面善，胆小殷勤。这一点很得秦师的欢心，因此，老师傅虽有那么多高明的弟子，却把自己的女儿青莲，嫁给了这个多年出不了师的徒弟。这件事曾经使丁老大的师兄师弟们嫉妒得发疯。

青莲是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女人，她对她那没本事的丈夫忠诚非凡，一个穷光景全靠她支撑，凭着她的精明，多年来，她简直就是丁老大的保护人。旧时代，穷人的灾祸像天空的星星一样多，（至今，在黑凤的箱子里，还保存着当年镇公所在瓦匠家里吊打老瓦匠时用过的火钎子哩）每逢遇到什么横祸，她总是挺身而出，掩护着她的瓦匠，总想讓瓦匠安安然然地躲在炕角里。她給瓦匠生了两男一女，两个男孩全没成人，只留下黑凤这一个娇女儿。瓦匠俩口怎样溺爱这个女儿，就用不着多说了。一方面，黑凤从小是在穷沟里滚大，苦水里泡大，五岁上就裹着风雪，顶着烈日，跟妈妈在田野里捡柴，挑野菜，尝尽了穷娃们的